

她为我的文字付出母亲般的心血（上）

◆ 冯骥才

初次见面 我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

1977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。我真幸运，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路上。我对自己毫无把握。我想，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，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。我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。

我第一次见到她时，并不清楚她是谁，这使我相当尴尬。

当时，李定兴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《义和拳》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。尽管我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，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。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。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？可是没过多久，小说北组（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）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，这一下使我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。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，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。

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，决不是好炒作或造声势，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。于是，李景峰来到天津，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，他说她是“社领导”。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姓名时，那神气似乎等待我的一番惊喜，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。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。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，并恨自己的无知。

座谈会上我有些紧张，倒不是因为她是“社领导”，而是她几乎一言不发。我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话。

**站着吃饭
她无端受气反向我道谢**

会后，我请他们去吃饭——这顿饭的“规

3月28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67年纪念日。3月31日是人文社老社长韦君宜先生诞辰100周年。日前，著名作家冯骥才回忆韦君宜对他的帮助，谈到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的日子。一晃，已经40年。本文是冯骥才所写的《记韦君宜》，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交往疏淡、绵长、含蓄，而又意味无穷。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

韦君宜

格”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！1976年的大地震毁掉我的家，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间小屋里避难。在我的眼里，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。

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，很难争到一个凳子。我请韦君宜和李景峰站一个稍松快的角落，守住小半张空桌子，然后去买牌，排队，自取饭食。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、热烧饼和酱牛肉。待我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，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宜大喊大叫。原来韦君宜没留意，叫喊时龇着长牙，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，韦君宜躲在一边不言不语，可她还是盛怒不息。

韦君宜也不解释，睁着圆圆一双小眼睛瞧着她，样子有点窝囊。有个汉子朝这不依不饶的女人说：“你的凳子干吗不拿着，放在那里谁不坐？”

这店的规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，排队取饭时便用手提着凳子或顶在脑袋上。多亏这汉子的几句话，一碗水似地把这女人的火气压住。我赶紧张罗着换个地方，依然没有凳子坐，站着把东西吃完，他们就要回北京了。这时韦君宜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还叫你花了钱。”这话虽短，甚至有点吞吞吐吐，却含有一种很恳切的谢意。她分明是那种羞于表达、不善言谈的人吧！

这就使我更加尴尬和不安。多少天里一



冯骥才

崇明抗战纪实

黄振忠 秦志超

25.军工组改制炸弹，“烧杀兵”血腥走狗

日军炮击停后，群众给“崇总”送来2枚挖出来的哑弹。一中队吹号手陈大田和游击队员龚汉荣向金有祥建议，把哑弹里的炸药取出利用。金有祥与施鼎新商议，决定成立一个军工小组。军工小组小心拆卸哑弹。哑弹重约40余斤，弹体上刻有“大正年造”字样，应该是1912年到1926年间制造的，已经库存超过15年。这或许就是日军发射的炮弹中近半哑弹的原因，这也从显示出日本军工资源已经难以满足穷兵黩武的需要。

哑弹中装填的烈性炸药被军工小组成功取出。之后，“崇总”发动群众搜挖哑弹，以每枚5元的价格收购，几天里就收集到30余枚哑弹。可是军工小组对烈性炸药的使用很陌生，制作的炸弹几次试爆均不成功，这时民本中学化学老师唐禹平找到金有祥，表示可以帮助改制炸弹。在唐禹平的指导下，军工组很快试制成功触发地雷、连环地雷、控制地雷、怀表定时炸弹等武器。有了新的火杀器，战士们摩拳擦掌，恨不得立刻让日寇尝尝厉害。

6月15日，中共江苏省委指示龚定中到崇明传达三项指示：一是传达日军将对崇明展开大扫荡的情报，以及崇工委和“崇总”部队北撤的指示；二是设立中共崇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（“崇临委”）接替崇工委领导；三是把崇工委和“崇总”党员的组织关系全部接到苏中四分区党组织。原来，中共江苏省委得到紧急情报，日军将增调六七千兵力，于七月下旬对崇明大扫荡。为保存抗日武装，中共江苏省委命令崇工委、“崇总”部队和身份暴露的地下党员向苏北撤退，并选派龚定中、项清如等3人组成“崇临委”，龚定中为书记。

江苏省委特别强调，这次传达的指示是绝密，传达范围只能是陈国权、茅理、韩念龙、王季奋、蒋克定等5人，不得扩大。当晚，龚定中与正在上海治病的茅理取得了联系。

18日，龚定中和项清如到达崇明。龚定中按茅理指示，到新开河东市蔡家桥头龚曰



智处。这是“崇总”的秘密联络站。按照规定，接收情报的人只能是陈国权、韩念龙、王季奋、蒋克定等4人（茅理在上海治病），可是联络站里却有5人，多了一人，这让龚定中陷入了两难：一方面指示内容绝密，传达范围严格，保密纪律不容违反；另一方面，敌人即将发动大扫荡，时间紧急。龚定中犹豫了一阵后，决定不传达，请省委重新通知崇工委指定接头人和传达对象。

由于敌情、台风等影响，崇明港口不是封航就是停航，龚定中天到港口，望着茫茫水面，急得恨不得跳下去。后来，朱溪东带着陈国权秘密找到龚定中说明情况。当夜，在新河港河东的一个小屋里，龚定中向陈国权、韩念龙、王季奋、蒋克定等4人传达了省委的紧急指示。此时，日寇对崇明的大烧杀即将开始。

龚定中对这次未能按时传达紧急指示深感遗憾，专门到江北向苏四地委领导说明原因，苏四地委支持了龚定中的做法。

1940年7月11日上午，日军驻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矢野率警备部队1000余人，日军青海川大队队长青海川弘德率第一中队260余人，从上海来到崇明堡镇。青海川大队有3个中队，900余人，因扫荡手段残忍，号称“青海川烧杀兵”。

第二天，堡镇大通纱厂二楼办公室里，几个日寇首脑商定了对崇明三区游击队的清剿作战计划，并定下3个作战目标：一是公路周边50米内所有农作物全部砍光；二是收缴游击队和伪军的所有枪支弹药，伪军的枪支需烙上火印；三是迫使崇明岛上的游击队全部投降。堡镇伪自治会长倪耀全把日寇的要求传达到马桥乡、富民乡、油桥乡等乡镇，让伪乡长们叫苦连天。结果有2个乡的伪军交了18条枪，游击队的枪一条也没上缴到，反而有2个伪乡长被游击队击杀。沿公路砍农作物的事也只搞了一点就搞不下去了。

看到这样的结果，日寇暴跳如雷，决定举起屠刀。首先遭殃的就是为日寇充当炮灰的伪军。8月6日，日军命令伪军集合出操，枪械弹药另外存放。伪军不知是计，全部照办。之后，日寇架起机枪进行扫射，列队的100余名伪军全部被枪杀。日寇对爪牙都这样残暴，对普通民众就更加残忍了。

35.小娜红情义动人，赵政委巧出主意

送走了窝朗牛后，团政委赵纬又召集金文才、小康、小杜和丁勇那个班在外客房的竹楼下开了个短会；正式宣布驻蛮丙部落的民族工作组成立；由金文才任组长，成员有小康和丁勇那个班。目前的工作是与岩松协商修建工作组的住房，以及发放救济物资。

金文才胸有成竹地表示能够做好。

会后，团政委又把与解放军来往较多的佤族人请来吃饭、喝泡酒，用肉罐头、油炸花生米招待他们，参加的有魔巴、岩松夫妇、娜红、叶妙、岩柴、山药、小寨头人尼可士……

娜红见来的解放军都对赵纬很恭敬，知道他是大官，就不断地向赵纬敬酒，还拉着叶妙用佤族人礼节，为他拴红线祝福吉祥。赵纬知道这位姑娘帮了不少忙，亲切地和她握手，说：“你是娜红吧？我知道你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。谢谢你！”

娜红却说：“不多，不多，我很愿意做。我也要请大官帮我一个忙。”

赵纬笑着说：“你说吧！我们的事我会尽力帮忙。”

娜红高兴得双手合十，又弯下身子屈膝行礼，先表示感谢和敬意，然后才郑重地说：“大官，我要嫁给你们小康！”周围的人都惊讶地望着她。小康则被吓得远远跑开。

赵纬却知道这是这个小女子的真诚心意，没有怪她唐突，只是为难地说：“我们部队有规定，不准和你们佤族姑娘谈恋爱，也不准与你们结婚。”“为哪样？”娜红急了。

“这是上边规定的政策。我也不敢更改。”赵纬为难地说道。岩松的妻子奥兰笑着说：“大官，你就成全她吧！不然，娜红会急得跳崖子的。”老魔巴摇着头，“不能这样！不能这样！娜红是个好姑娘。好人命长。”

虽然娜红情义动人，但部队的纪律必须严格执行，赵纬只能说：“你还小，怎么就急于嫁人呢？”奥兰快人快语，帮娜红说：“娜红也不是太急；她是怕你们的小康跑掉了。”众人又大笑。娜红则红着脸坦率地点头。

赵纬政委很同情这个单纯可爱的佤族姑娘，想了想，笑着说：“是不要急。急也没有用。我们部队还有条规定：战士不能结婚，干部不

到一定级别，也不能结婚。”接着他话锋一转，问娜红道：“我们要在西盟办一个民族训练班呢！你去学习好吗？”娜红迷惑地不作声。

赵纬说：“学习了以后，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民族工作组，就是我们的干部了。以后工作几年就可以和我们的干部谈恋爱、结婚。”娜红顿时明白了，高兴地说：“我去！我去！”

山药羡慕地问：“要不要我们男子汉？”

“怎么不要？要！只要愿意学习的都要！”赵纬说。山药忙说：“我也要去学习！”赵纬点点头，“好！我同意了。”他很高兴，无意间就把吸收佤族干部的事开展了。

叶妙见赵纬政委这样和蔼，也说：“大官，我也要求你帮忙。”赵纬早就从小康那里知道了叶妙的情况，就说：“你是因为回不了小寨的事吧？那是你的家，你应该回去。尼可士头人，你要帮她的忙。”

尼可士老实地说：“我是怕窝朗牛怪罪。”赵纬说：“如今是岩松管事。岩松，你不会反对吧？”岩松的妻子奥兰忙说：“那天晚上，是我们送三娘去小寨的呢！”金文才也说：“他们夫妻俩很关心叶妙大嫂呢！”

赵纬说：“这就好。叶妙，岩柴也回来了，你们俩就安心在小寨过日子吧！窝朗牛那里，我会请张磊副县长去做工作。”叶妙激动得又要跪下了。金文才忙叫奥兰和娜红拉住她。

赵纬又笑着对岩柴说：“听说你的枪法很好，一枪就把土匪队长的脑袋打开了花。以后组织民兵，你可以作为骨干；匪徒再来偷袋，你可要继续勇敢地打击他们。”岩柴没想到这件事解放军的大官也知道，高兴得直点头。

这顿晚餐吃完，天色已黑。深山冬夜，风冷霜重，部队战士和赶马、赶牛的民工都严格遵守纪律，不进佤族人竹楼里去住；他们就在寨子外边烧起一堆堆火来驱寒、过夜。这些民工多数是来自普洱、景东、景谷、澜沧等地的拉祜族、哈尼族、傣族人，就吹奏起带来的芦笙、三弦，跳起了民族舞蹈，引得寨子里的佤族男女也纷纷加入。歌声、音乐声、笑声融成一片，显得和谐而欢腾，象征着一向贫穷的蛮丙部落佤族人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！

明天起连载《颜华华传》

窝朗牛

彭荆风

